

# 血腥的盛唐

让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主角们，为您讲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最璀璨也最黑暗、最血腥的朝代

一部289年的唐史，就是一部中国5000年历史的缩影。

## 2

### 三权分立下的 贞观之治



王觉仁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读客

# 血腥的盛唐

让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主角们，为您讲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最璀璨也最黑暗、最血腥的朝代  
一部289年的唐史，就是一部中国5000年历史的缩影。

## 2

三权分立下的  
贞观之治



王觉仁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血腥的盛唐 . 2 / 王觉仁著 .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 2012.5

ISBN 978-7-5506-1076-7

I . ①血… II . ①王… III . ①中国历史—唐代—通俗  
读物 IV . ① K2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2 ) 第 130484 号

---

书 名 血腥的盛唐 . 2  
著 者 王觉仁  
责任编辑 陈欣  
特约编辑 唐正申 张程锦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 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鹅路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076-7  
定 价 2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 第一章 李唐王朝统一海内 /1

- 李世民：李渊的尴尬王牌
- 刘黑闥再犯大唐
- 魏征妙计安天下，李建成赢了一回
- 爱吃仙丹的叛军头头
- 看似天下太平

## 第二章 政变的开端 /30

- 太子李建成“谋反”
- 杨文幹兵变的幕后黑手
- 如履薄冰的李世民
- 单枪匹马离间可汗大军

## 第三章 玄武门之变 /54

- 突厥又来了
- 亲兄弟下毒，李世民吐血
- 被孤立的痛苦
- 祸到临头，秦王亮剑
- 帝国的隐痛：玄武之殇（上）
- 帝国的隐痛：玄武之殇（中）
- 帝国的隐痛：玄武之殇（下）
- 玄武门事变真相

## 第四章 年号：贞观 /103

- 派系斗争，李渊主动退位
- 李世民笼络人心
- 赏赐功臣，以强宗室
- 偃武修文
- 弃霸道择王道
- 太上皇李渊的忠臣
- 李渊：被遗弃的太上皇

## 第五章 贞观制度：开明政治的典范 /149

- “三权分立”以获权力平衡
- 公平公正公开的科举制度
- 皇权让位于法权
- 对死刑慎重，就是对生命尊重

## 第六章 李世民：当皇帝这点事 /165

- 贞观CEO的管理哲学
- 慧眼识人才
- 任命是一门艺术
- 恩威并施的帝王术
- 政治是聪明人的游戏

## 第七章 出门有忠臣，回家有贤妻 /188

- 魏徵：忠臣忠言不逆耳
- 长孙皇后：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 自制力：战胜人性的弱点

## 第八章 盛世唐朝，世界之心 /205

- 永远的长安
- 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
- 舌辩18天，大唐玄奘对印度6000僧人

## 第九章 万邦来朝，李世民成了天可汗 /220

- 东征突厥，报五年之仇
- 雪夜弓刀：东突厥的覆灭
- 高原之战：平定吐谷浑
- 日月照霜雪：征服高昌
- 西域：激烈的较量
- 诺真水之战：经略北疆
- 天可汗悔婚：薛延陀的末日

## 第一章

# 李唐王朝统一海内



### 李世民：李渊的尴尬王牌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正月初，在河北打造了一个不败神话的刘黑闥终于顺理成章地迈上了他的人生巅峰。

他自称汉东王，定都洛州，改元天造，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同时让旧夏朝的文武百官全部在他的新朝廷中官复原职。

对李唐王朝而言，这个继窦建德之后崛起的河北政权显然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因为刘黑闥在司法、行政等一系列政治举措上全部效法窦建德，而在军事上则比窦建德更为强悍，“攻战勇决过之”（《资治通鉴》卷一九〇）。

刘黑闥之所以能一帆风顺地走到这一步，实际上应该感谢一个人。

李渊。

因为李渊客观上给了他时间——发展壮大的宝贵时间。

在刘黑闥纵横河北的半年间，其实李渊随时可以把李世民这张王牌打出去，可他就是迟迟没有打。因为李渊觉得，李世民的尾巴已经翘得太高了，不能再让他以朝廷栋梁自居了！之所以挖空心思地封给他一个所谓的天策上将，就是希望把他的虚荣心一步到位地封死，让他的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从此冷却，夹起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当他李渊的好儿

子、李建成的好弟弟、李唐朝廷的好臣子！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李渊不会让李世民再以舍我其谁、力挽狂澜的姿态去平定刘黑闥，去建立更大的功勋。因此，李渊自然就把平定刘黑闥的希望寄托在了李神通、罗艺和李世勣他们身上，然而，结果却让李渊大失所望。

这些人居然没有一个是刘黑闥的对手！

到了武德四年十二月末，眼看刘黑闥和徐圆朗重新点燃的战火在大河两岸已成燎原之势，李渊才不得不再度起用李世民这张一度被冷藏的王牌，把他从谈玄论道、吟诗作赋的文学馆中请出来，任他为主帅，任李元吉为副帅，让李世民再度出征。

武德五年正月初八，李世民率领东征大军浩浩荡荡地进抵获嘉（今河南获嘉县）。刘黑闥采取避敌锋芒的战略，撤出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守军，全力据守洺州（今河北永年县）。正月十四，李世民收复相州，挺进肥乡（今河北肥乡县），在洺水（流经洺州城南）南岸扎营，威逼洺州。

与此同时，幽州罗艺也率数万兵马南下，意图对刘黑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刘黑闥接获战报，决定先行北上击败罗艺，回头再与李世民决战。他留给了范愿一万人，命他保卫洺州，然后亲率大军北上，迅速进抵沙河（今河北沙河市北）。

为了迫使刘黑闥回军，李世民决定对洺州施加压力。他派遣部将程名振带小队人马和六十面战鼓渡过洺水，在距洺州城西二里的河堤上猛烈擂击，对范愿发动心理战。一时间，整座洺州城都在震天的鼓声中摇撼，范愿吓破了胆，以为唐军主力马上就要攻城，慌忙派快马向刘黑闥告急。刘黑闥进退两难，最后还是不放心老巢，只好率大部队回师，同时命他的弟弟刘十善和大将张君立率一万人继续北上，阻击已进抵鼓城（今河北晋州市）的罗艺。正月三十，双方在徐河展开遭遇战，汉东军大败，损失八千余人，刘十善和张君立带着残部落荒而逃。同日，洺水县（今河北曲周县）人李去感忽然发动暴乱占领县城，向唐军投降。李世民大喜过望，立刻命王君廓率一千五百人进驻洺水。

二月十一日，刘黑闥迅速回军，企图夺回洺水，却遭到唐将秦叔宝截击，夺回洺水的愿望落空。稍后数日，李世民又分兵绕过洺州，收

复了北面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和太行山脉的一个重要关口井州（今河北井陘县西北）。二月中下旬，罗艺一路南下，接连攻克定州、栾州（今河北赵县）、廉州（今河北藁城县）、赵州（今河北隆尧县），兵锋直指洺州。

至此，唐军已经成功地对刘黑闥实施南北合围，将他压缩在洺州的弹丸之地，使其基本上丧失了转圜空间和机动作战能力。此时的刘黑闥可谓四面楚歌：北面的邢州和赵州已经落入唐军手中，而且罗艺来势凶猛，刘黑闥转战河北腹地的可能性已绝，西面则有太行山脉的天然阻隔，南面是李世民的唐军主力，唯一未被唐军占领的地盘就只剩下洺州东北面，也就是洺水上游一带的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冀州（今河北冀州市）等地了。这个地区现在是刘黑闥最后的后勤补给基地，要想不被唐军活活困死，刘黑闥只能依靠从这一线运来的粮草和给养。

可要命的是，如今这条生命线的咽喉也被唐军扼住了。

这个咽喉就是半个多月前丢失的洺水县。

洺水是洺州下辖的一个小县城，位于洺州城的东面，本来也算不上什么战略要地，但对于此刻的刘黑闥来讲无疑变得性命攸关，因为它就在贝州、冀州通往洺州的必经之路上，从贝冀一线运往洺州的补给，无论走陆路还是走水路，都要经过这座小小的洺水县城。所以，要想不被唐军活活困死或者瓮中捉鳖，刘黑闥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摆脱唐军前锋小股部队的牵制和纠缠，从东面突围，退守贝冀一线，伺机再战；第二，重新控制补给线，依靠持续的后勤补给与唐军对峙，再寻找机会与李世民决战。

而这两个选择的前提恰恰都是——夺回洺水。

很显然，“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因此对于唐军而言，眼下的洺水城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首要的作用当然就是扼住汉东军的咽喉；其次，由于唐军主力驻守在洺水河南岸，而洺水城位于北岸，所以此城就成了唐军的滩头阵地，是李世民插在刘黑闥眼皮底下的一把尖刀！占据此城有助于唐军以小股兵力对刘黑闥主力进行袭扰和牵制，刺探其动向与虚实，防止其突围逃逸，为唐军主力最终全歼刘黑闥创造有利条件。

因此，在两军真正的决战到来之前，双方势必要在洺水城展开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接下来我们就将看到，这场争夺战的确打得十分惨烈。李世民的麾下猛将罗士信就是在这场战斗中被俘身亡的。

从二月下旬开始，刘黑闥就对洛水城发起了持续不断的猛烈进攻，李世民三度率军渡河增援，均被汉东军击退。眼看奋力死守的王君廓已经力不能支，李世民召开会议商讨对策，骁将罗士信遂自告奋勇，带着亲兵二百人前往接应。结果在混战之中，王君廓突围而出，罗士信反而冲进了汉东军的重围之中，继续据城而战。刘黑闥日夜猛攻，唐军多次试图增援，却因连日天降大雪而受阻，罗士信带着两百人独自坚守八天之后，终于城破被俘。刘黑闥感其骁勇，劝他投降，罗士信誓死不从，被刘黑闥斩首，死时年仅二十岁。

刘黑闥虽然一度夺回洛水，但到了二月末，李世民还是命李世勣将其重新占据。三月初，罗艺率军进抵洛水南岸，与李世民主力会师。刘黑闥不断挑战，李世民再次采用了他的一贯战略，坚壁不出，只是派兵封锁汉东军的补给线。三月十三日，从冀州、贝州、沧州（今河北盐山县西南）、瀛州（今河北河间市）等地发出的粮草和补给分水陆两路向洛州运来，李世民立刻命程名振率部阻截，将汉东军的粮船和粮车全部焚毁。

从二月初一直到三月下旬，唐军与汉东军就这样在洛水两岸僵持了将近六十天。

刘黑闥逐渐陷入绝境。

三月二十三日，为了摆脱困境，刘黑闥出动大军，全力攻击李世勣，李世民亲率一部渡河袭击刘黑闥的后背，不料刘黑闥反而回军将李世民重重包围。

李世民再次经历了他军事生涯中又一个可怕的生死瞬间。

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率部突入重围，奋力救出了李世民。

随后的几天，李世民料定洛州城粮草已尽，刘黑闥必将被迫发动决战。为了吸引刘黑闥到南岸来决战，一举歼灭刘黑闥的有生力量，李世民遂命部将到洛水上游拦河筑坝，并且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待我与贼战，乃决之！”（《资治通鉴》卷一九〇）

所谓“乃决之”，就是决堤泄洪！

洪水无情，在两军会战之时决堤泄洪，是否意味着唐军将士将与敌人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让我们暂时搁置这个问题，先来看看这场战役的经过。

三月二十六日，决定刘黑闥命运的洺水之战打响了。

刘黑闥率步骑两万，南渡洺水，紧逼唐军大营列阵。李世民亲率精锐骑兵首先攻击刘黑闥的骑兵，将其击破，并乘胜冲入汉东军的阵地，横扫其步兵。刘黑闥深知，输掉这一仗他就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于是率众殊死奋战。而他麾下这些剽悍骁勇的河北将士也人人抱定背水一战的决心，所以打得异常顽强。两军一直从中午苦战到黄昏，往来冲杀，难分胜负。唐军虽然略占上风，但始终未能取得决胜的优势。

就是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李世民所骑的那匹旋毛黑嘴的骏马拳毛騮身上足足被射中了九箭，前胸六箭，背后三箭，最终倒在了战场上，其表现可谓壮烈！（拳毛騮也是著名的昭陵六骏之一；李世民为其题写的赞辞是：“月精按辔，天驹横行。孤矢载戢，氛埃廓清。”）

暮色徐徐降临，双方仍然鏖战不止。汉东军将领王小胡发现汉东军已经渐露颓势，连忙对刘黑闥说：“看来是顶不住了，咱们还是趁早抽身吧。”刘黑闥虽然极不情愿，但他对战场上的形势同样不抱乐观态度，无奈之下，只好和王小胡等少数将领暗中撤出了战斗。

刘黑闥就这么脚底抹油、一走了之了，可他麾下的绝大部分将士却根本没有察觉，依旧在那里拼死砍杀。最后汉东军再也无力坚持，只好向洺水北岸溃逃。

就在他们全部进入河沟的时候，洺水河上游的滔天巨浪轰然而下。

当精疲力竭的汉东军士卒睁着血红的双眼，看见一丈多高的洪水仿佛万马奔腾一样席卷而来的时候，他们几乎连恐惧和绝望都来不及体会，就在一瞬间被咆哮的洪水全部吞没。

此次战役的结果是：汉东军被“斩首万余级，溺死数千人”，几乎全军覆没，刘黑闥仅与范愿等人带着二百余骑逃奔东突厥。

很显然，虽然刘黑闥逃脱一死，但是有生力量丧失殆尽，唐军大获全胜，可以说李世民的战略目的基本上是为了达到了。

但是，让后人诟病不已的就是李世民那个决堤泄洪的命令。

人们往往据此大骂李世民残酷无情。比如柏杨先生就对此大为不

屑，因而发表了一番义正词严的评论，而且他的观点流传甚广，似乎挺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为了辨明这个历史真相，首先让我们来看柏杨先生的原话：“一般战争中，使用水攻，都在敌人‘半渡’之时，或进军半渡，或退军半渡，这样才能发挥歼灭性的效果。洺水之战则不然，李世民的命令没有提到敌人‘半渡’，而是明确地说：‘等我跟叛贼会战，你就破坏堤防！’两军会战时凿堤，大水没有眼睛，岂能分辨敌我！很明显的，李世民在这场战役中，采取的是敌我同归于尽的战术，李世民和高级将领没有危险，因为他们早就脱离战场……李世民决心要牺牲那些效忠他的政府军士卒，用以消灭刘黑闥这个突然崛起的劲敌。否则，不会在两军杀成一团的会战时决堤。这场在历史上并没有名气的水淹三军，恐怕是一个残酷的集体谋杀。”（《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

事实果真如此吗？

并非如此。

虽然我们首先要肯定柏杨先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本主义立场，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指出，柏杨先生的这段评论基本上是无的放矢，甚至不客气地说——纯属无稽之谈。

柏杨先生所采信的唯一史料就是《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待我与贼战，乃决之”，因而一再强调使用这种水攻战术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在敌人“半渡”之时，而李世民只说“与贼战”，没提到“半渡”，所以结论当然就是李世民犯了“集体谋杀罪”。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柏杨先生单凭一种史料就如此断言，实在是过于颠预（mānhān）和草率了！

在李世民发布的命令里，到底有没有提到“半渡”？

首先我们来看《旧唐书·刘黑闥传》，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我击贼之日，候贼半度（渡）而决堰。”如此分明的“半度（渡）”二字，柏杨先生为何视而不见呢？此外，《新唐书·刘黑闥传》的表述更为准确：“须贼度，亟决之！”一个“须”字，一个“度”字，一个“亟”字，足以表明李世民此项命令的关键之处就是对决堤时机的精确掌控，也就是必须等到敌军溃逃、渡至河沟中的时候，才决堤泄洪，断非两军在混战之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凿堤放水。

要进一步弄清李世民这个命令的真实含义，就有必要了解李世民

所想达到的战略目的。关于这一点，《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得很清楚，之所以要拦河筑坝，目的就是“堰洛水上流使浅，令黑闼得渡”，也就是故意降低洛水的水位，诱使刘黑闼渡河到南岸与唐军决战，然后最大程度地消灭刘黑闼的有生力量。

李世民最擅长的就是给对手布置这样一个舞台，让敌人在他所安排的时间和空间中与死神共舞，最后以他所给定的方式和节奏走向死亡。这项独特的本领无论是在平定薛仁果、宋金刚时，还是在虎牢之战与窦建德交手时，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场洛水之战，据两《唐书》记载，其结果同样不出李世民的战略预期，并没有出现任何失控的局面，更没有导致唐军将士溺毙的后果，因而所谓的“敌我同归于尽”根本就无从谈起。按《旧唐书》：“黑闼果率步骑二万渡洛水而阵，与官军大战，贼众大溃，水又大至，黑闼众不得渡。”《新唐书》的记载也与之大同小异：“黑闼果率步骑二万绝水阵，与王师大战，众溃，水暴至，贼众不得还。”由此可见，正是在这场战斗已经接近尾声而汉东军向北岸溃逃之时，大水才轰然而至的；其结果就是使刘黑闼的部众无法渡过洛水，只能全部落入被杀和溺毙的绝境。而这一切恰恰与李世民所欲达到的战略目的完全吻合。

听到刘黑闼逃亡突厥的消息后，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的部众顿时斗志全丧，纷纷归降唐朝。

只有高开道和徐圆朗这两把不安分的野火在熊熊燃烧。

这一年四月初，高开道攻陷了易州（今河北易县），斩杀刺史慕容孝幹。数日后，徐圆朗也吞并了浚仪（今河南开封市）变民首领刘世彻的部众，将其诱杀，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谯州（今安徽亳州市）和杞州（今河南杞县）一带。

正当李世民准备南下进攻徐圆朗时，李渊突然把李世民召回了长安，于四月九日亲自到长乐坂迎接，满脸笑容地为李世民接风洗尘，以示尊宠。

刘黑闼终于败了，所以李渊迫不及待地要把这张尴尬的王牌收回去。可当李世民向他面陈徐圆朗依旧猖獗的反叛形势时，李渊的笑容立刻凝结在了脸上。

他不得不再次把李世民派往黎阳征讨徐圆朗。几天后李渊又追下了一道诏书，命李神通一同进攻徐圆朗，事实上就是希望他能取代李世民，接管征讨事宜。

对于父皇李渊的猜忌之心，李世民比谁都清楚。七月初，当李世民接连攻克河南的十余座城池、平定了徐圆朗的部分势力后，便主动班师回朝了，把彻底肃清徐圆朗的任务交给了李神通、李元吉和李世勣。

差不多在李世民班师的同时，刘黑闥又借助突厥兵力卷土重来，南下进围定州，其旧部董康买和曹湛立刻在鲜虞（定州州府所在地）起兵响应。七月十五日，李渊任命年仅十九岁的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让他负责征讨刘黑闥。

李渊的用意很明显，就是尽量培养宗室的后起之秀，给他们在战场上历练的机会，同时对功高盖世的李世民形成一定的制衡。

可李渊绝对没有想到，他刚把李世民这张王牌收回去，李道玄转眼就命丧刘黑闥之手，致使河北唐军再遭重挫。刘黑闥也因之死灰复燃，旬月之间再度恢复夏朝全境。



## 刘黑闥再犯大唐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八月初，正当复仇之神刘黑闥借助突厥人的力量再度南下时，东突厥的颉利可汗也亲率数十万铁骑大举入侵唐朝边境。

颉利可汗名叫阿史那咄苾，是启民可汗的第三子、始毕可汗和处罗可汗的弟弟，他在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即位时，正值东突厥达到全盛之际，拥有雄兵百万，所以极为骄狂，一直有侵袭中原之心。而武德初年的李渊出于天下未定、内战频仍的原因，只好对其采取绥靖策略，始终以防御为主，不愿与突厥全面开战。

自从李渊入据长安开创大唐后，东突厥与李唐王朝之间的战争总是时断时续，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从未完全停止。突厥人虽然在李渊起兵初期曾对他提供援助，但到了李渊登基称帝、势力逐渐壮大之后，突厥人就转而支持其他的割据势力，一意对李唐王朝进行制衡。几年来，

东突厥曾经不遗余力地支持过薛举、李轨、刘武周、梁师都、窦建德、王世充等等，目的就是让他们与李渊相互制约，以便坐收渔翁之利。

只不过让突厥人没有想到的是，李唐崛起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短短几年间便有一统天下之势，而那些原本与其势均力敌的割据群雄则一一败亡、灰飞烟灭。到了武德五年，突厥人手中的筹码只剩下梁师都、刘黑闥、高开道以及刘武周的部将苑君璋。就这几只阿猫阿狗，显然已经不能对李渊构成威胁。

这种一边倒的局面是突厥人最不愿看见的。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原王朝的兴起，对突厥人而言只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所以，此次颉利可汗亲率大军南下，就是想挫一挫李唐的锐气，让李唐感受一下突厥人在军事上的强大威胁，对突厥心存忌惮；当然，就像突厥军队每一次南下所做的那样，劫掠金银财帛也是他们此次南侵的题中之义。

这一年八月十日，颉利可汗从雁门入侵，随即兵分两路，他自己亲率十五万，攻击李唐的发祥地并州，另一路攻击原州（今宁夏固原县）。

突厥人大兵压境、来势汹汹，李渊不敢掉以轻心。八月十一日，李渊命唐军兵分四路，由太子李建成本路出豳州（今陕西彬县），迎战突厥的西路军；由秦王李世民率一路出泰州（今山西河津县），迎战突厥主力东路军；另派云州总管李子和（郭子和）奔赴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从侧翼攻击颉利大军；最后由左武卫将军段德操奔赴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切断突厥西路军的后路。

虽然进行了周密部署，但李渊还是不希望与突厥全面开战。他随即召开廷议，向百官询问战和之策。曾多次出使东突厥的太常卿郑元璠说：“开战则加深与突厥的积怨，以臣之见，还是和解比较有利。”中书令封德彝则认为：“突厥人自恃兵强马壮，历来有轻视中国之心，若不战而和，则是向敌人示弱，突厥日后必定卷土重来。臣认为应当奋勇还击，先打几场胜仗再来讲和，如此方可彰显我大唐恩威！”

李渊最终采纳了封德彝的意见。

八月二十日，突厥东路的主力大军进抵汾水东岸，唐并州大总管、襄邑王李神符率部迎战，击破突厥军队，首战告捷。稍后，汾州（今山

西汾阳市)刺史萧顛也率汾州守军迎战,大破突厥的先头部队,斩首五千余级。

二十九日,突厥的西路军攻陷了大震关(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东南)。

颉利可汗亲率的东路军虽然略遭挫折,但是兵力仍然十分强大,遂一路向纵深挺进。河东的唐军侦察兵很快向朝廷发回了战报,说突厥大军已经深入介休与晋州(今山西临汾市)一带,数百里之内,漫山遍野都是突厥骑兵。

眼看一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就在这个时候,李渊派出的和谈使者郑元璠来到了颉利可汗的大营。

郑元璠进入可汗大帐时,马上摆出一副强硬姿态,诘问颉利为何背弃盟约悍然入寇。颉利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对于这个外交斡旋高手郑元璠,颉利可汗是相当了解的。此前郑元璠曾四度出使突厥,每一次都是在他们突厥人的刀尖上游走,可到最后总能化险为夷。他上次出使突厥是在武德三年,其时李唐刚刚消灭刘武周,梁师都顿感唇亡齿寒,连忙游说当时的处罗可汗发兵进攻李唐。处罗可汗随即与梁师都制订了一个大举入侵中原的计划,但是未及实施,处罗可汗便暴病而亡。正当此时,郑元璠代表李唐来与突厥和谈,遂被强行扣押。直到后来形势缓和,两国互相交换被扣使节,郑元璠才得以安然回国。但是在郑元璠被扣期间,颉利可汗记得很清楚,这个硬骨头从来没有表现出半点恐惧,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就像住在自个儿家里一样。对于这样的胆识,颉利可汗确实是有几分佩服的。

而今这个“老朋友”又来了,颉利顿时有些头大,仓猝之间实在想不出什么冠冕堂皇的入侵理由。

就在颉利可汗尴尬之时,郑元璠的脸色忽然缓和下来,换了一种商量的口吻说:“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即使得到唐的土地,也不能长久居住。而今突厥掳掠所得,都落入将士之手,您身为可汗,可曾捞到什么好处?我看不如撤军,与唐室重新修好,如此一来,可汗你也不必有跋涉之劳,而唐室的金帛又能入可汗您个人的府库,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又何必幡然背弃友邦之间的兄弟之情,而给子孙后代结下无穷仇怨呢?”

听完这一席话，颉利可汗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因为他听见了“金帛”二字。

说老实话，颉利可汗此次南侵固然是想挫一挫李唐的锐气，可主要目的还是想捞一些真金白银，至于李唐的土地，突厥人实在没多大兴趣，就像郑元璠说的，抢过来也没什么用，而且劳师费财、得不偿失。况且此次亲征，颉利可汗也领教了唐军的战斗力，真正开打，突厥人未必能占便宜。更何况，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这一次又双双上阵，其麾下都是李唐最精锐的部队，特别是李世民，能够在短短几年里扫灭群雄，其军事才能绝对不可小觑，如果与他交手，颉利可汗并没有多少胜算。现在李唐既然主动提出馈赠金帛，颉利正好就坡下驴，当即与郑元璠达成修好协议，随后带着李唐贿赂的一大堆金帛撤兵北还。

通过此次南侵，颉利可汗自认为在军事上对李唐还是具有威慑力的，这一点让他很有些自鸣得意。他觉得就算李唐最终一统天下，也改变不了他们对突厥心存畏惧的事实。只要他隔三差五地派兵到李唐地面上转一转，相信每次都能满载而归。

颉利可汗对此充满自信。

然而，此时的颉利绝对不会想到，短短四年后，李唐政权便会突然易手，而李世民上台之后，突厥对李唐所拥有的强势地位随即一落千丈，最后甚至荡然无存。

更让他想象不到的是，又过了四年，大唐名将李靖会一战将他击溃，曾经如日中天的突厥汗国竟然在他手中灭亡，而他本人也被俘送长安，最终抑郁而亡，客死异乡。

武德五年深秋，驻守河北的唐军再次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因为复仇之神刘黑闥归来了。

他在九月末一举攻克瀛州，斩杀了唐刺史马匡武。刘黑闥兵势复振，据守盐州（今陕西定边）的变民首领马君德立即献出州城，归附刘黑闥。十月初五，刘黑闥的弟弟刘十善与唐贝州刺史许善护在郟县（今山东夏津县）展开遭遇战，唐军被击溃，许善护全军覆没。初六，唐观州（今河北泊头市西）刺史刘会献出州城，投降刘黑闥。

十月十七日，刚刚被李渊任命为河北道行军总管的淮阳王李道玄在



下博（今河北深州市东南下博镇）与刘黑闥会战，结果唐军大败，李道玄被刘黑闥斩首。

当时李道玄拥兵三万，在兵力上占据优势，可为何最终还是兵败身亡？

表面上的原因是他太年轻、缺乏军事经验，而对手刘黑闥又太强悍，但最根本的原因却不在此，而在天子李渊。

李渊让年轻的李道玄担任统帅出来历练，这本身并没有错。此外李渊还让沙场老将史万宝担任李道玄的副手，事实上就是当他的教练，这看上去想得也挺周到。

可李渊的错误恰恰就在这个地方。

首先他为李道玄圈定的这个教练人选就有问题，因为史万宝历来与李道玄不睦，绝对不可能与他同心协力，更不可能传授给他什么经验。此外李渊又下了一道手诏给史万宝，说：“淮阳王还年轻，军事行动由你全权负责。”如此一来，史万宝又怎么可能把李道玄放在眼里？

李渊不经意间犯下的这两个错误，最终酿成了李道玄的悲剧。

当时战斗一打响，贪功冒进的李道玄就决定率先突击，命史万宝率大军随后跟进。可当他率轻骑兵一头冲入汉东军阵地的时候，史万宝却按兵不动。左右见淮阳王处境危急，大为不安，可史万宝居然用一种幸灾乐祸的口吻说：“我接到皇上手谕，说淮阳王不过是一个娃娃，军事上由老夫全权负责，而今他轻率妄进，如果跟他一同进攻，一定同归于尽。不如以淮阳王为诱饵，等他一败，贼兵争相来攻，我们严阵以待，必能将他们击败。”

于是数万大军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李道玄和他的少数轻骑被敌人慢慢吃掉，士兵们无不心寒。所以当刘黑闥的主力随后攻上来时，唐军早已斗志全失，无论史万宝如何叫喊，也挡不住大军溃逃的脚步，下博之战就此失败。

听到年仅十九岁的李道玄阵亡的消息后，李世民深感惋惜，对身边的人说：“道玄多次跟随我南征北战，看我经常深入敌阵，心中羡慕，想要效法，以至于此啊！”言罢涕泪沾襟。

淮阳王李道玄的兵败身亡对河北唐军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年十月末，唐洛州总管、庐江王李瑗在无尽的恐慌中弃城而逃。